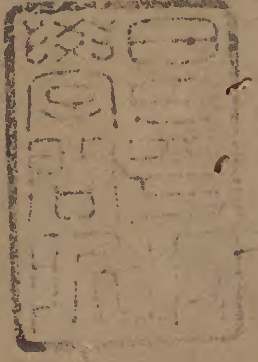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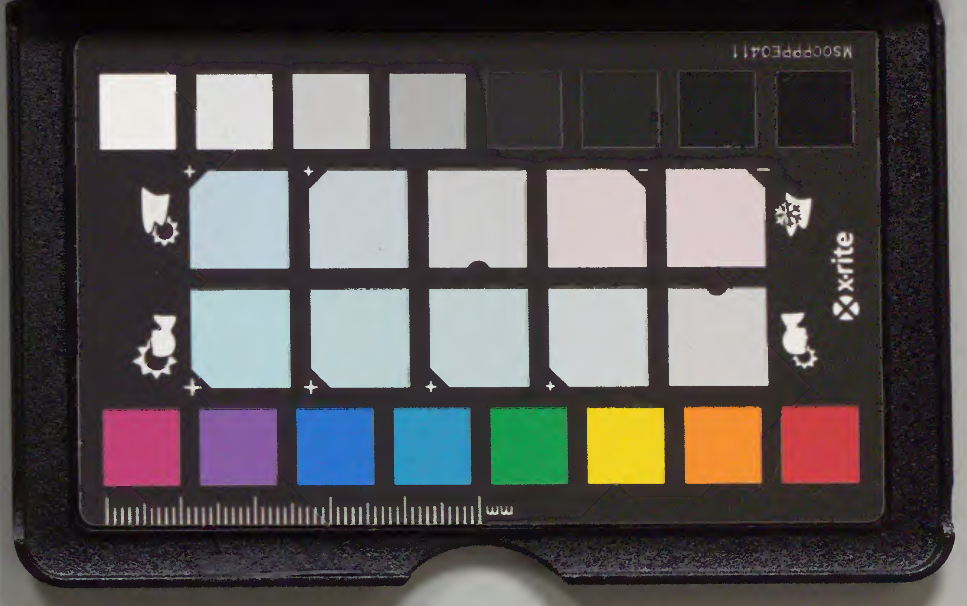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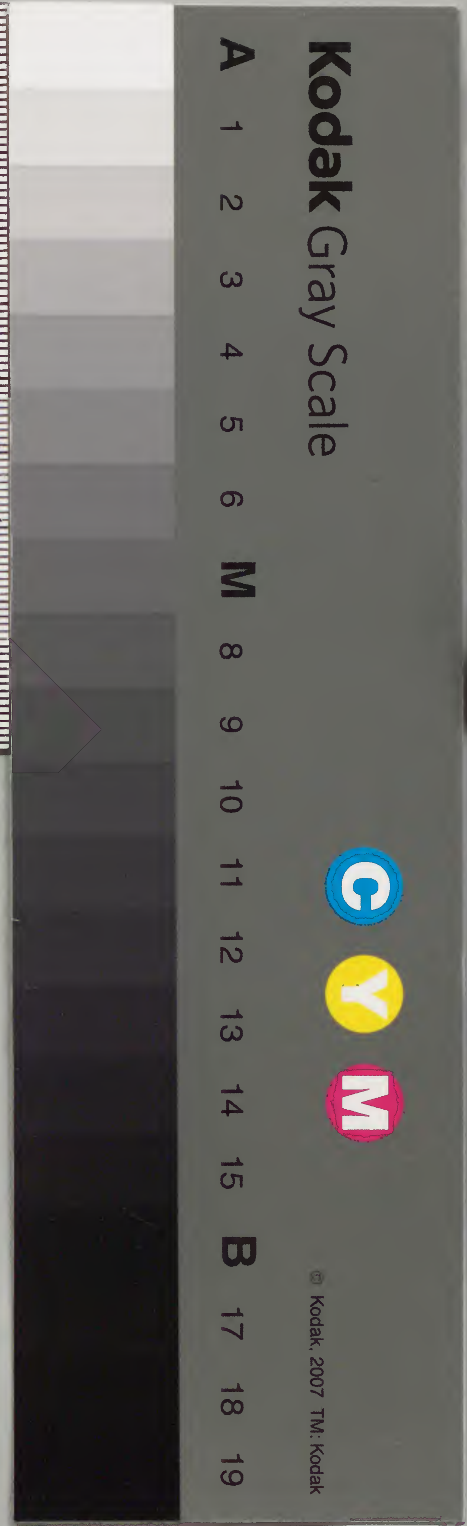
佛祖通載 十二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二 | 九 | 三 | 三 |
| 二 | 五 | 三 | 三 |
| 冊 | 函 | 架 | 架 |
| | | | 七 |
| | |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三 | 漢 | |
| 二 | 三 | 書 | |
| 函 | 二 | | |
| | 四 | | |
| 一 | 七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347 | |
| 冊數 | 22 (12) | | |
| 函號 | 310 | 133 | |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庚戌

高宗治改永徽

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

一云三十二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

辛亥

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眾至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

接黃
梅五
祖

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
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
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
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
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
即空故師默識其爲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
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
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絕頂
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
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
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
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
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弥
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末末言
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
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壬子 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
 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
 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右建
 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
 負勅焚三藏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
 年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
 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而有五級
 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
 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
 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

帝施智

也○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
 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
 表也

癸丑

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
 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
 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諾厲
 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
 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
 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峯頂
 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

拜鐵像天崩
 尊像天崩
 壞

惠寬
信相
示異

之一昔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因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因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甲寅

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

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茲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茲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奘荅長

玄奘
天竺
光書

老智光書其略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
 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沈人天眼滅遷
 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
 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
 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
 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
 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
 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隣邦亦俱遵奉雖
 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

百部
 論師
 受度

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頃信度河失經一馱
 今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
 納受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
 叅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姪
 宗之子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
 六歲能著書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
 絕倫因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
 且數千言奘數日童子及基誦畢奘給之曰此古
 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
 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

給蕩
 亥

曰聽我御輦色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劍死不為餓死樊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樊受輸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乙卯

六年五月法師玄樊譯因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作因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月譯經法師慧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

立書師
上書師
論才謬呂

義幽深等圓空之寥廓類滄波之浩漭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瑤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宵懷苞四舍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相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

樞補典

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
 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排
 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樞心媒衞公鄉之前囂誼
 問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勸神勞數易炎凉心猶未
 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間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
 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閩之不難蛛螫覩棘林之
 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
 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毗耶尼父
 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播紳之推仰
 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
 并偈檄譯經大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濟答還
 述頌并書極大教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
 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
 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

前代經官度監護

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三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
 恩寺齋僧五千負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
 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
 詳論晉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
 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

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
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
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
護今特闢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
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
語制可

是月壬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
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
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
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或不穩

御製
慈恩
寺碑

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
顏友人助翻經已爲處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
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英奉旨即率
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
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
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
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
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
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華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

媯危九
汭稅而

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
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
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
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
劫者其雄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
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苓彤管彰懿則於八紘
垂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岵以
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矢朕之罔
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荆斯金地却背邠

靨益
步

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
八川皎池光而分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
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
凌虛丹空曉烏煖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鑒月殿
而澄輝薰徑秋蘭踈亭佩紫芳岩冬桂蜜戶鼓丹
燈皎繁華焰轉心中之鶴幡標迥刹綵縈天外之
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靨面而
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鍾
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慚輪奐
閨風仙關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實真

齟齬
董初聊田

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
寐懷真之誠發乎齟齬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
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俗移
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投迹異域廣
飡秘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烟霞之表滔天巨海
浸驚浪而羈游巨地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
叙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
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求隻思
窮妙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

易
去聲

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末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
之教寶偈西徒補已闕之文時睠靈基栖心此地
弘宣奧旨葉重翠於祇林遠闢函關波再清於定
水朕之虔心八正肅志雙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息四洲
魂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字於炎涼金
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移溟海以變
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爲函谷於是敬刻貞石
式旌真境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羨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

表製謝樊
文碑師

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樊甲子樊率徒詣闕奉表
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
而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
實未越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右之
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擒章
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
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為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
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
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荆
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歎發睿藻波

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內該八藏
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
思而弥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
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樊以
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樊率京城僧尼備幢播寶輦香華梵儀
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
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耄送之是日以雨不克
十四日遂迎之奮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

改正
僧道
班次

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
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
宮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遞報消息奘
因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
為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
推鞠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
勅使報曰所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神光滿
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謂奘曰若

丁巳

辨二
教先
後

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
紹隆三寶制可
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改葬父
母勅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慧先辨二教先後大
臣臨證慧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
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
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
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

石室有百鳥衞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
 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
 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
 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
 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
 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
 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
 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
 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
 源一切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

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
 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
 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
 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
 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
 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
 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
 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

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
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
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
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潤正月二十三日
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一窆于雞籠山會
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具載

戊午

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
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
耶際本於道耶榮曰牙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
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

持僧道
論

曰若本際與道牙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牙相
法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
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
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乘之前立論申明
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
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顛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
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遁遠而架往
託慮神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
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御札
留三
藏

三藏
進啓
奉謝

師津桀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
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
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重請
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
即代英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
睽離慧遠辱晉右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寂
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
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
者矣時英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
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宗旨雅為房梁公所重因

已未

復道
僧道
論議

見英而諫之曰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
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師
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英悟而止
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
義法師神泰立九漸知義道士李榮黃壽不知名
義苑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
義於是李榮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問曰先生
立道生萬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
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

契思列

靳居焮

梟堯堅

蝟于貴

糝忍九

善惡升沉叢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
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
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賊斯
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
廉惡來靳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國傾亂耶
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鏡惡鳥
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驩騶復生豺狼豪蝟
乎以至草木等類羨惡不同既混糝俱生不別善
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
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

獲黃郭

愕逆各

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
為地黃金為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
衣為座惡業多者沙壤為地瓦礫為衢糲飯充飢
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獲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
使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何可憫榮愕然
不知所對慧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被然下座
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
先宗既難其名恐有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
不知諱忌城狐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
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

挫
千

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
名計罪論刑死有餘及帝肯首曰固當別立義壽
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
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驟
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
義道士不識其源既耻無辭遂譴謗語至如會
隱立五蘊義黃頤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
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
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統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
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

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遂
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流瀆天聽過在道士然
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
生且如日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
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
此緣方得見柱若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
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而
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
父母乖違終無生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

彙
千

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爲入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爲之氣塞

是歲帝勅獎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

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庚申
屈僧拜俗

威秀道宣等不拜表

瞻天望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派方之如汀滢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怛請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啓及上叙佛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涅槃

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
 令諸比丘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
 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擅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
 佛足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离并諸比丘足王聞
 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新出家者次第
 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法毀訛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宜尋白朝宰群
 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
 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視真俗之科百王同軌
 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

訾音紫

秀師法
 正論

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
 之羨者矣其父世為僧首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
 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
 丘禮拜略曰玄教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
 依經敬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
 道仍殊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
 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
 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有可

宣
律
師
表

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
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
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宣
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不定有司各以表聞
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十九人表請不合
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關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
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商確群議沈研幽顯然箕
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令於君處
勿須致禁其父母所慈育弥深抵伏斯曠更將安
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日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表略曰且高尚之風人主
猶有抗禮豈惟臣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虔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
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
之條從茲泯定矣

辛酉

癸亥

甲子
六五

改龍翔
帝苦風疾委政武右
改麟德武右專恣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
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二十有五卷造弥勒像十俱

革力訖

朕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顏南謨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訃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扎哀錄遺典勤恤喪事俄異僧奉栴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

馥伏音

溼簡所

父不欲開其僧曰則奉進百倘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堯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溼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慧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慧郭盖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蔭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為太上靈寶元陽經

道世張
奉道張世
辨真道
經真道
偽道

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
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
世表聞以辯真偽其略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
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
民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
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
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
李聃親闡自餘經制皆雜允情何者前漢王褒造
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
吳葛孝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

道家
妄造
諸經

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陶
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張賓之焦子
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隋輔慧祥改涅
槃經爲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
十卷爲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摠將道經
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仙
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
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
經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
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

葛陸
記道
經數
同日
不

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
爲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宋陸氏所上之目乃有
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
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
虛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
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
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
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
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
可不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
云云

丙寅
改乾封○尊老君爲玄元皇帝○米斗五錢
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大教東彼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顏於
倫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
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
祐律師也處胎弥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群書十
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顏公十六誦法華兩旬
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
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
正定顏曰戒淨定明惠方有據始聽末間持犯焉

天童
給侍

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
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
禮觀聽法沙弥染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
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徃視
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
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偕樊公翻經弘福筆
受潤文推為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乾封二年
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弥勒内宮十月
三十日衆見空中播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
請師歸觀弥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

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奉
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
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
本一卷今所盛行刪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戒疏
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三卷比丘尼鈔三卷
拾毗尼義鈔三卷亡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
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
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道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
唐內典錄十卷

戊辰

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爲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旣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鄉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旣而洛京怕道觀柏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之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

焚化胡經

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冤而必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爲罪制

庚午 改咸亨

癸酉 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頃金州太守韓偓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勅偓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

大教門也

甲戌 改上元

乙亥 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關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

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為因給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坊聞偈乃問同列此誰為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為能曰羨則羨矣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

莫

暮音

通車十一
二十一
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
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
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
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
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爲教門然
以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
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屆于此土
得可祖承襲以至於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
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

逢懷
且止
遇會
即藏

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
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
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
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引俟時行化所謂受
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
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
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
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
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
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

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奮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
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
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
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于嵩山少林
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
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慧可可嘗斫臂以求其
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
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為東山法門
論曰奮史叙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傳燈

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
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
栽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
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
質周氏無父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
忍死以遲其來昇以大法噫吾祖出入死生正
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
曰余來何為利曰求禮觀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

遲

昇

丙子

至必

利直

丙午
庚辰
已卯

呪來否利曰未也又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
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迴取之
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
呪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咒靈
驗特異秘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
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
提流志習頭陀行從耶舍瞿沙受道爲西域宗師
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改調露
改永隆

辛巳
壬午

改開曜
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卅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
御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樊公之塋基貌豐
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
如印見者讐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
戒彌篤嘗造王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
初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
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
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

讐
質

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闡
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授西域戒
賢師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
天下後世尊之目爲三乘法相顯理宗謂之慈恩
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
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未

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分
太子顯即位

法師玄暉卒暉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

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及古今圖史之
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
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爲廬陵王
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爲則天明年七月沙
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
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
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
神皇帝

甲申

中宗顯改元嗣聖

二月改文明正月立韋玄禎女
爲后上謂我以天下與韋玄禎

何不可二月天后發上為廬陵王立其弟豫三且為帝居於別殿天后臨朝

則天武后鑿改元光宅也云順聖鑿并州文水人父武士龔宮至工部尚

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為昭儀進号

寢妃帝崩后攝政立諸武為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狄梁公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己

崩于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乙酉 改垂拱○制母齊縷古者母亡期年而已喪服篇

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十

制期年禮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

母三年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丙戌 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貞觀五

始建明堂

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

止天皇永徽三年宜問無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

止乾封三年下詔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

焉至天后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

正月五日功畢其制允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

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十二辰上設

二十四氣鑄鐵為槽二十四步為辟雍之水造舟

為梁以通道路與前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

垂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

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
 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右以
 為休應故名曰慶山亦曰慶山
 已丑改永昌改永昌
 庚寅改天授○二月辛酉右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
 此○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壬辰改如意又改長壽又改長壽
 甲午改延載改延載
 乙未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聞

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
 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
 實義難提此云喜李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
 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
 景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
 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華
 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
 蓋停空久之萬眾惟呼嘆異都講僧怕奏其事則
 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藏授蒲分戒賜號賢

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况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記乎則天嘆羨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爲老安國師

丙申

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

改神功

戊戌

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義淨三藏自西域還獲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叉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叉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饗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己亥

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庚子

狄相
諫像

改夕視○十月復夏正
詔斂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
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
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觀相生善然
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北刻繪盡功寶技殫
於綴嚴瓌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
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
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挫楚游僧一說矯
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
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誥誤愚人里

斲
益夷

陌動有經坊闕闡尤多精舍化誘諄功倍於官徵
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物業水磴莊園富有其
多不知狀斲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
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念之實切悲痛
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筭及三淮浪沸五嶺烟騰列
剝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
况比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所未堪伏
惟功德無量何必興建大像以勞費為名乎雖斂
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
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

為主普濟群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
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
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
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
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
安衣食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
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為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
濟群品為心詎以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匡則
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

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泥矣
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
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此真如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
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
為住相布施非取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
云若人滿三千大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
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四偈等為人演說其福

疹
忍之

勝彼如佛所說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寺極冶之金以為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蠹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歐莫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役僧尼是

粥
余六

稅雖展轉乞丐窮乏尤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裁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為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為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

金師
子章
緣起

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
嚴經至華嚴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
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
總別同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
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
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
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章初雲華寺
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
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

乞度爲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
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
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者交羅齊
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旨藏沒清涼國師
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爲一念圓融具德
宗謂之賢首教

壬寅

○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諫曰臣
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群生非假修崇
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

承不能濟辦且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或備力客作以濟糶糧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禮祀

乙巳

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傑諫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五王以

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子土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老君為玄元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王十五奉相王且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

詔六
祖
紮

刺密諦賞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携梵本歸于天竺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

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
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
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
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
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惠暗况煩惱學道
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
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
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
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允愚
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

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
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
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
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
辭歸闕表上師語帝咨羨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
鉢等論天子嚮慕之意
大通禪師神秀入寂，書令張說製碑曰譏夫總
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

丙午

解買下

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
 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
 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
 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
 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懸
 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霸之像合聖賢
 之度少為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
 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察吳晉爛乎如襲
 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
 天命之年自接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

通鑑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丙午

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
 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
 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
 與真乘同轍縷指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
 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
 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
 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
 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
 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

通鑑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華去
聲

兩京
法主
三帝
國師

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
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
爾其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
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
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逸為心要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
來趺坐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
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
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
然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右妃臨席鴛鴦

診
忍止

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
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普霑於衆緣萬籟各
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
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
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
擬局狀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
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
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
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
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

贈
鳳字

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攘崩梁壞雷動
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
使吊哀王侯歸贈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
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
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
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逐夙心太常
鄉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
法金觀登高駐蹕目盡廻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
播華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奮居後
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

天子出龍門
龍子法觀金

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播內造塔寺尊
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
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
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
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
道場數如前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
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
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
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遙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
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

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
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
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
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
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
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
無期柰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
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碑製碣
奮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未之有

丁未

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給二羨
人奉事未幾忽求闔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
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既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
逝賜號國公圖形集賢院初回幻能三千里致兄
書朝往莫歸因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爲
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
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
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望
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

丁未

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
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
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
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
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
旨蓋大乘了悟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
顯化至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
未始洩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則法雲
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詔僧
道齊
行並
集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
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
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
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
求式令齊班並集云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恣野
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
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
其徒奉命昇尸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
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通車十一
四十四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實義難提至帝降蹕迎勞
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逐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
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慧儼慧岸木义三
人爲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
薦福寺明年京畿早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
水散泗即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
三月示寂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
身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
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

戊申

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
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穎叔所著傳大
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
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
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
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
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
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
爲寺額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爲妃主授歸戒因留禁中

己酉

通車十一
四十五
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于林光宮御製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德政律藏異兮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為榮焉

八月乙卯以高宗奮第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說

庚戌

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常安石賞詔起嵩山沙門一行赴關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當陽山奮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剡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此知名於世初武王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道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

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聞僧於庭中布筭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筭曰門前水當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遽趨入再拜咨求其法彼盡授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回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叅決禪門宗旨及適當陽山又從律師慧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不忘

佛祖歷代

通載卷第十二

二百二十卷

比丘一清書

